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与狼共舞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与狼共舞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与狼共舞

中国 电影 出版社

1992 北 京

DANCES WITH WOLVES

by Michael Blake

Fawcett Gold Medal, New York, 1988

内 容 说 明

本书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十七,内容包括小说《与狼共舞》、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和有关影片的评介材料。作家布莱克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作了几十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小说通过对邓巴中尉远戍西陲的描叙,讴歌了印第安人义重如山、纯朴高尚的品格。改编自原作的同名影片获得1991年度第6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7项金像奖,被誉为具有史诗性的美国先锋派西部片。

责任编辑:高 川

与狼共舞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印数: 2000册

1992年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106-00666-1/J·0400 定价: 6.30元

编辑例言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通过这种编辑方式，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看出两种艺术手段，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我们认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

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这些改编的作品，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其他诸如回忆录、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对原作做了忠实的“电影化”，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有的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使其线索单一，人物突出；有的则添枝加叶，大事繁衍。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然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艺术加工方法也不存在。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并不是想向读者提供什么范例，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这一方面

是囿于水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

最后，还应说明，这套丛书中的个别作品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如《罗马 11 时》，多数是新编的。对新编的选题，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尽量编入一些相关资料，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以便为读者尽可能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

目 次

与狼共舞 (小说)

..... [美] 迈克尔·布莱克著

朱 仁译 沈 善校 (1)

与狼共舞 (电影剧本)

..... [美] 迈克尔·布莱克编剧

沈 善译 (281)

附录一:

影片创作人员杂谈..... (358)

附录二:

达科他, 加入联邦之前的领土..... (368)

与 狼 共 舞

(小 说)

〔美〕迈克尔·布莱克 著

朱 仁 译 沈 善 校

“活蹦乱跳的鸟”知道自己目睹的是某种珍贵的东西，某种能够解开有关这个白人的难题之一的东西……一个怎样称呼他的难题。

当他骑马去会见邓巴中尉的时候，他想到，一个男人应该有个真正的名字，特别是一个有这种行为的白人。

他想起许多古老的名字。但是哪一个都不合适。这次他确信没错，它适合这位白人士兵的个性，这个名字能够让人记住他。有两位证人为证。“活蹦乱跳的鸟”亲眼看到了“大神”展现了为他命名的场面。

下坡的时候，他一遍遍念着这个名字。它的发音就像名字本身一样好听。

“与狼共舞”。

第 一 章

邓巴中尉并没有真的被吞没掉，但吞没却是楔入他脑子的第一个字眼。

一切都是无边无际的。

深邃、无一丝云迹的苍穹，草浪滚滚的大草原。极目所至，别无他物。没有路，没有马车可以循迹的车辙，唯有茫茫的天地。

他茫然失措，眼前的一切给他带来一阵莫名其妙的极度的心悸。

邓巴中尉安坐在宽大的四轮运货马车上，任自己的身体随着草原的起伏而摇晃，他的心思集中在自己那狂跳的心上。他激动不已，然而他的血并没有沸腾，他的血是平静的。这种复杂的感觉使他的思绪欢畅地活跃着，辞令不断地闪现在脑海，他忙着把那些能够说明自己感觉的辞句连接起来。准确地遣辞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三天开外，他的脑海里响起这样一个声音：“这是神圣的。”看起来这个句子是最合适的了，但是邓巴中尉从来就不是个信教的人，所以尽管这个句子似乎合适，他却也不十分了然它的含义。

如果邓巴中尉不是这样入迷，也许会得到解释；然而冥想之中，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它。

邓巴中尉已经堕入情网，他已经爱上了这片荒僻、美丽的土地及其所包容的一切。这是那种人们梦寐以求的对他人的钟

情：无私、坚定、赤诚、永恒。他的灵魂已经得到净化，他的心在跳，也许这就是这位极为英俊的骑兵中尉会想到“神圣”的理由。

从眼角的余光里，他看见廷蒙斯突然向一旁低下头，第一千次向齐腰深的牧草中啐唾。像以往多少次一样，吐沫四溅，使这位马车夫不得不抹嘴角。邓巴什么也没有说，但廷蒙斯不断地啐吐沫使他打心里反感。

啐吐沫虽说是一种无害的举动，但它刺激邓巴，就像不管什么时候看到别人挖鼻孔一样。

他们整个早上都并排坐着，不过那只是因为风向对头。虽然二人相距咫尺，但拂面的劲风方向对头，邓巴中尉闻不到廷蒙斯的气味。在他不到三十年的生活中，他多次闻到过死人的气味，可是没有比这种恶臭更难忍的了。死人你可以拖走，或埋掉或退避之，但是这些对廷蒙斯却全然不适用。气流改变的时候，廷蒙斯的臭气就像一团污浊的、看不见的云团将邓巴中尉笼罩住。

因此，当风向不对的时候，中尉就侧身离开座位，爬到车斗中那高高的货堆上。有时他在那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他跳进深深的草丛中，放开西斯科，先行一两英里。

他现在回头向西斯科看去，它正在马车后面缓缓地走着，鼻子一直埋在草料袋中，鹿皮色的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邓巴望着自己的坐骑笑了，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愿马也会像人一样长寿。如果有这个运气，西斯科还可以活上十年或二十年，或更多。其它的马也是如此，但西斯科是终生难得的畜牲，一旦失去了它，就没有可以取代的了。

正当邓巴中尉这样看着，这匹身躯略小的鹿皮色马突然从它的草料袋中抬起它琥珀色的眼睛，仿佛要看一看中尉在哪里。它满意地看了一眼，又低头嚼起草料来。

邓巴端坐在车座上，一只手插进自己的上衣，掏出一张折

叠的纸。他为这张军令感到不安，因为给他的命令全都写在上面。自从离开海斯要塞以来，他那双乌黑、不见瞳孔的眼睛已经多次扫过这张薄纸了，但是怎么研究也不能使他好受一点儿。

他的名字两次给拼写错了，那位签署这张军令的酒气醺醺的少校当时笨拙地用袖子拂过墨迹未干的纸面，结果官方的签印模糊不清。命令上没有注明日期，所以上路邓巴中尉就自己填了上去，但是他是用铅笔填写的，铅笔印和少校的钢笔手迹及表格的标准印刷字体搅成一团。

邓巴中尉瞄了一眼这纸官方文件，它怎么也不像一道命令，倒像是废纸。

望着这张军令，他想起它的由来，而这更使他快快不乐。他想起那次与酒气熏天的少校不愉快的会见。

邓巴急于得到任命，他从后勤营地径直来到司令部。从他到达那里时起，直到当天下午爬上这辆马车坐在臭气熏人的廷蒙斯身旁止，少校是他与之讲话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

少校用充血的眼睛盯了他好一会儿，最后终于开了口，但语气中分明充满了讥讽。

“打印第安人的斗士，哼？”

邓巴中尉从来没见过印第安人，更不消说与之打仗了。

“嗯，现在不是，长官。我想我会成为的，我能打仗。”

“一名战士，啊？”

这次邓巴中尉没有回答，二人默默相视着，时间好像过了好久，少校终于动笔。他奋笔疾书，甚至连额头上滴下的汗珠也不管。邓巴可以看到，少校那几乎谢光了的头顶上不断渗出更多油汪汪的水珠，残留的几缕油腻腻的头发粘糊在他的头颅上。这副模样使邓巴中尉联想到他有些不健康。

少校在信笔涂抹中只停顿了一次，他咳出一口痰并把它啐在桌边的一只肮脏不堪的桶里。此刻，邓巴中尉真想这次会见快点结束，这个人的一切都使他想到病态。

邓巴中尉自己也不知道竟给这光景作了鉴定，因为这位少校有时曾依靠最细微的线索作出准确判断，而在邓巴中尉走进这间办公室之前十分钟，这根线终于绷断了。当时，少校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双手匀称地在身前紧握，早把自己的整个一生忘得一干二净。那是一种没有权力的生活，专供唯命是从但毫无功绩的人的慈悲施舍是这种生活的燃料。然而，以往所有那些岁月，所有单身生活的孤独岁月，所有与酒瓶奋争的岁月，都魔术般地消失了。范布鲁少校生活中的痛苦磨难现在都已经被一桩紧迫的快事所取代。晚餐前的某个时刻他将加冕为海斯要塞的国王。

少校结束了书写并将那张纸递了过去。

“我任命你驻守塞吉威克要塞，你直接向卡吉尔上尉报到。”

邓巴中尉低头看了看一团糟的委任状。

“是，长官。我怎么去那儿呢？长官。”

“你以为我不知道？”少校严厉地说道。

“不，长官，完全不是，只是我不清楚。”

少校仰身靠在自己的椅背上，双手在膝盖上摊开，而且还得意地笑起来。

“我很慷慨仁慈，我会恩准你的恳求。一辆满载王国货物的马车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去找一个自称廷蒙斯的农夫，和他一起走。”说着，他指了指邓巴中尉手中那张纸。“我的关防将保证你平安通过一百五十英里的蛮人地带。”

邓巴中尉从自己军旅生涯的一开始就懂得不要对校级军官的怪癖行为发问，他机敏地敬了个礼，说：“是，长官。”然后转身离去。他找到廷蒙斯，又赶回后勤营地牵出西斯科，半个小时之内便离开海斯要塞上路了。

而此时，当走完了一百英里路程后望着这纸命令，他想，我设想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

他感觉到马车慢了下来，廷蒙斯正看着近旁牧草中的什么

东西，车子停了下来。

“瞧那儿。”

车旁不到二十英尺处，一堆白花花的東西摊在草丛中。两个人一起爬下车去察看。

这是一具骷髅，惨白惨白的人骨，头骨仰面朝天。

邓巴中尉在骷髅旁跪下，见到青草从肋骨腔中钻过，有二十或更多支箭像扎在垫子上的针，直戳出来。邓巴从地上拔出一支箭，用双手搓着。

当他的手指在箭杆上移动时，廷蒙斯在他的肩头高声大笑：“东边儿家里有人在纳闷儿，‘他为什么不来信呀？’”

二

那天晚上下起了瓢泼大雨，但是那倾盆的雨水像夏天常见的雷雨，时紧时慢，多少不像其他季节那样淅淅沥沥，两位赶路的人蜷缩在盖着油布的马车下睡了一夜。

第四天像其他日子一样过去了，平淡无奇。然后第五天和第六天也都是这样过去的。邓巴中尉因看不到野牛而大失所望，他什么动物也没看见。廷蒙斯说，有时成群野牛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还说，这用不着担心，因为它们一旦出现就会像蝗虫一样密集。

他们也没有看见一个印第安人，对此廷蒙斯没有做任何解释。他确实说过，如果现在就碰上一个印第安人，那就坏了，他们最好不要让小偷和乞丐围着。

然而到了第七天，邓巴对廷蒙斯的话就半信半疑了。

当他们赶完最后几英里路途的时候，他考虑越来越多的是到达自己驻地时的情景。

三

卡吉尔上尉用手在口腔里四处摸着，苦思冥想的同时眼睛

向上翻起，闪过一丝顿悟之光过后，紧接着就是锁紧的眉头。

又少了一个人，他想，该死的。

上尉愁眉苦脸地先向昏暗的草根泥营房的一面墙看了看，然后又看了看另一面。墙上绝对空空如也，它像是一间牢房。

营房，他讥讽地想着，他妈的营房。

一个多月以来每个人都在用这个词，甚至这位上尉也是这样。他毫无愧色地使用这个词，而且是当着部下的面。他们也当着他的面用这个词，但那绝不是一件内部事务，不是同伴间一句开心的俏皮话，那是地地道道的咒骂。

而且现在也不是个好辰光。

卡吉尔上尉的手从嘴上落下来，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的营房里静听着。外面很静，静得卡吉尔的心都要碎了。一般情况下，外面的气氛充满了执勤者们的嘈杂声，但是许多天以来已经没有勤务了，甚至细小的杂务也被丢在一旁。对此上尉无能为力，这就是他的伤心所在。

他谛听着营地中那可怕的寂静，心里明白不能再等了，今天他不得不采取自己一直不敢采取的行动，即使这意味着丢脸，或者意味着毁了自己的事业，或者更糟糕。

他把“或者更糟糕”抛在脑后，沉重地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他摸索着上衣一颗松动的扣子，扣子的线断了，滚落在地。他根本就不想捡那扣子，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把它再缝上去了。

卡吉尔上尉站在灿烂的阳光下时，他让自己最后一次想象一下，一辆来自海斯要塞的马车正停在院子中。

但是院子里没有马车，这个悲凉的地方，这片令人痛心的土地根本就不配有一个名字。

塞吉威克要塞。

卡吉尔上尉站在他那间草根泥牢房的门口，四下顾盼。他头上没有戴帽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正在进行最后一次

清点。

东倒西歪的牲畜栏内没有一匹马，不久以前这里还是五十匹马的家。两个半月以来，马不断地被偷走，补充了，然后又偷走。科曼契人谁的东西都偷。

他的目光落到路对面的仓库上，除了他那间该死的营房，这个仓库是塞吉威克要塞唯一的一座建筑物。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件凑合之作，没人知道如何用草根泥盖房，房子盖好后两个星期屋顶就塌下去了，一面山墙东倒西歪，看上去简直是站不住了，过不了多久它肯定会坍塌的。

没关系，卡吉尔上尉想着，止住了一个呵欠。

仓库里空空的，大半个月以来它一直是空的。他们赖以生存的是剩下来的硬梆梆的饼干和自己能从草原上猎到的东西，主要是兔子和珍珠鸡。他曾多么盼望野牛的到来，甚至现在一想到牛脊肉排他都会垂涎三尺。卡吉尔撇了撇嘴，强忍住眼中突然涌出的泪水。

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他向前走了五十码，穿过光秃秃的空地，来到塞吉威克要塞坐落的高崖边上，向下望去。百尺之下，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静静地流过，两岸扔满乱七八糟的垃圾，甚至连空气也不是新鲜的，一股人粪的臭气直冲上尉的鼻孔。人粪混合着在下面腐烂着的其他杂物。

上尉的目光扫过缓缓的山坡，两个男人从坡上的一个睡坑中爬出来。有二十来个这样的睡坑像疥疮一样散布在山坡上。那两个衣衫肮脏的人站在灿烂的阳光下眨着眼睛，他们绷着脸向上望着上尉，就跟不认识一样。卡吉尔也是这样。那两个士兵又钻回睡坑，好像一看见自己的长官就被逼了回去，只剩下上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崖顶上。

他想起八天前手下的人派代表来到自己的草根泥小屋，他们的请求是合理的，实际上也是必要的。但是上尉一意孤行，他

仍在盼望马车的到来，他认为盼望一辆马车的到来是自己的责任。

从那以后的八天中，没有人和他说过话，没有说一个字。除了午后的外出打猎，那些人就呆在自己的坑内，不跟他交流，连影子都很少见。

卡吉尔上尉迈步往回向自己该诅咒的营房走去，但是他半路停了下来。他站在院子当中，紧盯着自己开了绽的靴子，片刻沉思之后他低语了一声“干吧”，就转身沿原路向回走去。当他到达崖边的时候，脚步有了更多的活力。

他向下喊了三声盖斯特下士，一个坑口才有了动静，出现了一双披着无袖上衣的瘦骨嶙峋的肩膀，然后是一张扭头向溪边望去的苦脸。一阵突发的咳嗽使这个士兵动弹不得，卡吉尔等他咳过去之后才开口说话。

“五分钟之内在我那该死的营房门前集合。全体集合，包括那些不能上岗的人。”

那个士兵手指在脑袋旁迟钝地碰了一碰，又消失在洞中。

二十分钟以后，塞吉威克要塞的全体官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一伙备受虐待的囚犯，集合在卡吉尔那糟透了の草棚前一块平坦的空地上。

一共是十八个人。原来是五十八个，有三十三人翻山而去，踏上大草原碰运气。在最大一批人逃跑之后，卡吉尔派出一支七人的骑兵队去追，也许他们死了，也许他们也逃跑了；没有一个人回来。

现在只剩下这十八个可怜巴巴的人。

卡吉尔上尉清了清嗓子。

“我为你们所有留下来的人感到骄傲。”他开始说。

这支活僵尸似的小小队伍里没人出声。

“带上你们的武器和所有你们想带走的东西，一准备好我们就出发回海斯要塞。”